故园漫忆

秋 虫 唱 晚

□张劲辉

临近中秋,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。晚上静卧于床,四下寂然,竟然听到了窗外传来的阵阵秋虫鸣叫声,唧唧切切,如断如续……那声音低沉而清晰地传到耳畔,仿佛在提醒我:你听,秋天真的到了哦。

小时候,我常住外婆家,美好的童年记忆多留于此。外婆的村子临近汝河,是远近闻名的"鱼米之乡"。村民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这儿沉寂得几近原始。到了秋夜,却是另外一番热闹的场景,外婆家住的茅草房成了秋虫的乐园,于是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煤油灯,还有各种秋虫此起彼伏、高高低低、缠缠绵绵的歌吟。

有一次,我和大舅、三舅、表哥、表姐坐在外婆屋里拉闲呱儿,拉着拉着夜就深了。这阵子,窗户上端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,不紧不慢很有节奏,像母鸡刚下完蛋的叫声。大舅见我支着耳朵听得津津有味,就笑眯眯地告诉我:"这是一只小虫在叫,它叫播谷佬。""嘿,好古怪的名字。它怎么叫播谷佬呢?"我不解地问。表姐解释:"你仔细听听,它的叫声多像有人在扶耧播种。它叫得时间长,意味着地头长,叫得时间短,就意味着地头短;中断的当儿,让人想象出播种人在回地头或是往耧仓里倒种子。"

三舅插话:"眼下快到白露了,它在提示人们及早修理一下耧,快要播种小麦了。"我茅塞顿开,拍手称奇:"太像了,太像了,这名字起得形象生动。"这播谷佬寄居于农家茅舍,成了农家的知音。它最知农事节令,不厌其烦地提示房东,只有辛勤播种,才有可喜的收获。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哪!你看,经它一提示,大舅和三舅立马转了话题,在一边合计着,西洼的秧地该倒地了,南坡的玉米也该拾掇了,到了秋分就耕地播种。

这当儿,大柜底下又传来几声虫鸣:"冷——冷——"尾音冗长,好不凄凉。我问表姐:"这是什么虫儿在叫?"表姐说:"不知道它的大名,根据它叫的音调,大家管它叫冷虫。小家伙不大,长得可漂亮哩。"我和表哥趴在大柜下,划一根火柴照着,果然发现一只浑身呈豆绿色的昆虫。它的脑袋很小,翅膀挺大,包住身子还绰绰有余,两根细长的触角不时抖动着,模样跟山里的蝈蝈极相似。我想捉住它。外婆说:"别动它,大小是个生命,它从外面飞到咱家也不容易,让它安安静静住在那里吧。"表姐告诉我:"冷虫一叫,天气就转凉了,就快到老秋了。它告诫人们不要懈怠,要加快速度秋收冬藏。"我听罢大为赞赏:"这冷虫竟能揣摩人的心理。"

三舅见我颇有兴趣,就说:"这屋里不光播谷佬和冷虫善解人意,窗外的纺织娘更能督促主妇及早拾掇针线,不信你听。"满屋的人闻言都不作声,皆支耳倾听。此刻,窗下的纺织娘叫得正欢:"拆拆洗洗拆拆洗洗……"三舅对我说:"听见了吧,它在提醒一些懒老婆,趁现时天气暖和,赶快拆洗旧衣服,及早准备棉衣,要是捱磨到北风嗖嗖雪花飘飘时可就晚了。"

而今住在城市里,各种秋虫欢聚一堂大合唱的场景很难见到了。但好在还能偶尔听到蟋蟀欢快的鸣唱:"壁下秋虫语,一蛩鸣独雄。"月华如水,洒在小区高楼上、窗台下,洒在枕边,洒在露水清凉的梦里。"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"这些从《诗经》中走来,唧唧吟唱的蟋蟀,此时就蹲在楼脚的月影里,或者躲在墙缝里,趴在草丛中,它们用乡音般的歌声,在城市一如既往歌唱凉如水的夜色,歌唱大地母亲的丰收,歌唱故乡村庄的温暖。

过了霜降,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。虫的寿命使然,非人力所能改也。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,它们认认真真活过,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。

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夜深人静的时候,听吧,它们还醒着,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。生命不息,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!

生活空间

别致的捉鱼

□王学艺

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我们家临河,鱼自然成了嘴边美味儿。

我们下河捉鱼不用网,不使船,更不掂鱼叉,至于说用鱼钩钓鱼,那简直就是笑话。我们捉鱼单枪匹马弄不成,需五六人协同参与,当然人多收获也大。

络腮胡子堂哥有点不务正业,干农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捉鱼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头天晚间堂哥组织好人,次日吃完早饭,大家陆续聚集到一起。拿麻坯搓出一段段两三米长的简易绳子,有掂菜刀的去柴火垛砍出几根掌宽小木段。两只去掉提手的大铁桶早已准备就绪,绳子牢牢困住铁桶两端,兜底一段往复从挂提手的圆头攀至对面勒紧,遇桶两头绳子打死结固定。桶身竖立的双绳间插小木段绞合扭紧,两端死结处各绑胳膊长的绳子,绳头拴上砍好的木段,捉鱼舀水的重要工具就此大功告成。

这样的桶一般做两个,每人扛把铁锨,迎着朝阳,顺着河堤便出发了。

河里哪段有鱼,哪段没鱼,堂哥那双张飞眼一扫便知。他像大将手指一点,大家下河堤"咣当"撂下手里家伙,弯腰撅屁股把裤腿挽过膝盖,提起铁锨就下水了。

河底部有一二十米宽,水深处到膝盖。没雨日子河面处于静止状态。五六米距离的河中间两边各两三个人,铁锨翻起河泥堆积成堰,这段水就被两条泥墙阻断了。

下游堰边内侧挖出小深坑,高板凳腿深插泥中,于坑两侧放稳妥,俩人对脸坐安稳,桶两边四只手把长绳子各拉进指缝,绳头的小木段握紧手中。四条胳膊同时倒后上扬,至高处不约而同抖桶口绳段下栽,桶呼啸着往深坑倒扣。桶水满,前胳膊使劲上提,桶口顷刻钻出水面,绷紧绳子再上拉,桶猛然跃起飞过堰外侧,后绳控制桶底飞速上翻,水就飞流丈许泼出堰外了。

这系列动作需俩人配合紧密,步调一致,一气呵成,半点差错都会导致失败。"嘭嗵嗵、嘭嗵嗵"四条有力的臂膀齐刷刷挥舞,铁桶一猛子扎入水中瞬间跃出,貌似繁忙凌乱的动作其实轻松规整。

这边铁桶在翻飞,那边其他人已在后堰基础上另起新堰了。第三段堰叠成,俩人扔掉铁锨,到"嗵嗵"翻飞舀水的伙计旁,拿起另一套捆绳子的铁桶,开始重复着他俩舀水的举动。

四个人,两只桶,偶尔会心照不宣赛速度。你上我下,你来我往,水花飞溅,起落往复,这丝毫不曾训练的默契看得你眼花缭乱。

堰段内水干了,各种大小不一的鱼拧着身子在浑浊的泥水中挤碰。捉鱼最兴奋莫过此时,鱼在手里挣扎得左甩右摆,尾巴晃得像拨浪鼓,飞溅的泥浆让人扭脸闭眼,大小鱼"砰啪啪"瞬间扔满桶。有种头部两侧带刺、身体发黄的枪鱼,抓它时一不小心就会被刺破手。

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是无穷的。这边堰里的鱼捉完,后堰随即扒开口,让水自然流进前面舀干段,两段水流平封口,处理后段水就省很多力气。

四个人,两只桶,又猛烈开启新一轮手舞桶蹈。

夕阳西下,大鱼小鱼盆里桶里"嘭嘭"作响。大木杠子两人一组,抬着满桶辛勤的收获,虽压得龇牙咧嘴,却遮不住满心欢喜。

夕阳映出他们长长的影子,堂哥像个功臣背着手走在最后,嘴里吹着悠扬的口哨。

(全景网供图)

你好,我的中国
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办

"流水账"里蕴巨变

□微澜

我当过单位的现金出纳,记过标准的流水账。也许是职业病使然,也许是经济不够宽裕,我习惯把自家的生活开支也记本流水账。

流水账的内容涉及广泛,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买粮、买菜、买煤,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购置电风扇、单缸洗衣机、黑白电视机、彩色电视机,又到21世纪后的添置电脑、空调、全自动洗衣机、高清液晶电视机……其间,家里的通信设备也更新换代了,从BB机、大哥大,到智能手机;就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在逐步升级,从散煤、蜂窝煤,到灌装液化气、管道天然气……

记着,记着,烦了,只记大宗开支;记着,记着,懒了,只记取了多少钱;记着,记着,记不下去了,消费项目越来越多,又出现了银行卡、信用卡、支付宝、微信等支付方式……

经济流水账淘汰了,我又开始写起了文字"流水账"。

我从2015年年底开始写文章,一口气写了《甜蜜的回忆》《儿女趣事》《先生爱做红烧肉》《书房与阅读》《住房的变化》《回家的路》等文章,每篇都有好几千字。我兴致勃勃地拿给老伴看,他说,你写的不叫作品,叫"流水账",叫"拾到篮里都是菜",叫"大事小事一锅烩",叫"没经过修剪的树长疯了"……他一股脑儿说了一大堆。我听了笑笑,说:"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我这是回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,叙说自己的亲身体会,抒发自己心中感悟,从细节中表现时代的变化。"

老伴点点头说,也真是,文章虽然像流水账,但反映着我们的吃穿越来越好,住房越来越宽敞,出行的路越来越通畅,兴趣爱好越来越广泛,旅游、休闲随心所欲,说走就走……

后来,我把流水账似的文章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原稿留作自己看,一部分经过删繁就简、整理提升,投稿给媒体,分享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如今,我的文字"流水账"仍在继续。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,我倍感荣幸,并畅想着,再过30年,我和老伴还能依偎在沙发上,戴着老花镜,读读不成文的"流水账",品品发表过的"豆腐块",那该是多么幸福啊!

静水幽潭

吕光伟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至爱亲情

中秋回家吃蒸肉

□冯梅英

又是一年中秋节临近,想着再过两天就要回娘家团圆,马上就要吃到母亲堪称一绝的拿手菜蒸肉,口水就在嘴里打转。

蒸肉是我们洛宁人逢年过节必做的美食之一。我打小就喜欢吃母亲做的蒸肉。年年吃,却总是吃不够。

每年中秋前母亲总是提前打电话对我说,空手回来,什么也别买,她做蒸肉给我们吃。中秋节那天,父亲总是早早骑摩托去镇上购买做蒸肉的食材,大葱和肉必不可少。母亲总说当天的食材新鲜,蒸出来的肉口感好。等我到家门口,还没走到院里,就能听到厨房锅碗瓢勺的交响乐。

我快速走进厨房帮忙,母亲总是说:"平时上班挺累的,好不容易休息几天,快歇歇,有你爸帮忙呢!你只要坐在旁边陪妈唠嗑就行。"我就在旁边幸福地看着母亲做蒸肉。

只见母亲先把肉切成大约二厘米长、五毫米宽的长方形肉片,然后把粉条放锅里加温水泡软。父亲则在一边帮忙把洗好的大葱切成段,妈就先把大葱和肉一起放在盆里,再放上适量的盐和酱油等佐料进行搅拌;再把粉条捞出空干,粉条另外加点酱油、盐等佐料,搅拌均匀后再与肉、大葱混合在一起,再次搅拌均匀,最后再撒点白面,搅拌至不沾手,放入蒸笼中蒸熟就可以了。

每次上锅蒸时,父亲便会用柴火,我建议用液化气,母亲和父亲总说蒸出来没柴火蒸得好吃。上火后得30多分钟才能熟,这时候我们一家就会围坐在火旁聊家常。母亲嘱咐我说,工作是饭碗,只有工作干好了才有饭吃。父亲则说,你也要听从领导的话,和同事搞好关系也很重要……

约30分钟后,不断有蒸肉的溢香从蒸笼里飘出,母亲再调制一锅酸菜汤,搭配起来吃更是美味可口。母亲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,欣慰地笑了。饭后,母亲和父亲又开始拾掇锅碗瓢勺,院中是俩人忙碌的身影和孩子们的玩耍嬉笑声……

临走时,母亲把蒸笼中的蒸肉装上一大塑料袋让我带回家冻冰箱里,说下班回来时间紧,热热就可以吃了。我眼眶湿润了,母亲看出了我心思,说:"我和你爸不累,看你姐弟三家过得幸福,我们心里高兴着呢?"

正想着今年中秋怎样回家,手机响了,传来母亲的声音:"中秋节回来什么都别带,行李多不好拿,只要带孩子回来吃妈给你们做的蒸肉就行……"

我是你的流星
要许愿吗?